# 磐秋左氏傳講解

卷九十

口 12
3195
15

帝國圖書館藏

#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九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 哀公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キクノ）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ムハ）蔡（ヲ）巢（ニ）鼠食郊牛（ヲ）牛（ニ）已（ス）郊（ス）（カンムイニ）（ミヲウカノソトハミナミクデントセンソトアヒデンマツリニイデ）（ケニヲンナヘマツレ）（タコレハカウマツリソトキナラヌヲオトシタモノナリ）改卜牛（ヲ）夏四月辛（ノ）亥（ニ）（ベツシニホカノウシヲカメウラミシレタノ）（ハマダイケニニナラザレバナリ）烝（ス）（ヲサム）秋齊侯衛侯伐晉（ヲ）冬仲孫何（ロノカラウチウン）忌（カギガ）師師（サテヲ）伐（ツ）邾（ヲ）

傳 元年春楚子圍（ムハ）蔡（ヲ）報（スル）柏舉（ニ）（ロムテコウヨテンノトキニ）（ソハクキヨスウタレテ）也（ナリ）里而栽（ス）（サイシンロヲイチリヘムテ）

門 口 12
號 3195
卷 15

漢
97 37
帝國圖書館藏

昭和十年一月二四日 購求

クンソトマワリヲトリマハシニドヘイラキヅイテクキンヒヤウライクンソウモセラレズントヨリカセイモハレテヌタズテルナリ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所期

素ムソカラウシセイガマヘニドヘイラシンハつく蔡人男女以辨くアトコハアトコアナハアヲハアトワクヒトハテテハヲカくリガウサイタシタソイアルサハイチバウホドシテゾヤウナリ使疆ダトホリニテンゴトクシユツタイシタ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王夫差

レ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遷于吳吳王夫差

ヨスインサガヒメヘケンチヤウイレタビシヲガツヘチカキゾクヨヲトイタシオイテカラグシビヤウヲヒキモドサレタル敗越于夫椒報檇李ヲ

タチヤニエツワウコウセンヲブルシカニゴノアセウーシカヘスムラクイクサ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

ニホドザンペイラークワイケイモルサイトヲ于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

フサガキコヽイレヤウトハニソレヨロシカラヌサイヤニシテ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ドコマデモカリツクスガヨイヘカホロボシテクワラレウシタニツイヲガノヨシンヲコトゥクヲヲラクチハヲカラサフトシテシンクワレトヲ滅夏后相

イミヤウラウチホロボシタ

ス姒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仍牧正惎之

ヨロガヲヨヲジライタシタ

ニ虞ムシヤウカウガイウジヨウシテイ（二毛井ンシンダイミヤウヘニダコムデ）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

テスエウハジイナリ

ニ二姚而邑スキヤウショトイ諸綸ニ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ヒヤクシヤウワンガコヒヤクニナリ

德而兆其謀ヲ

ハカリコトヲ

澆使季杼誘豷セウカウガコイキダヌヲヲラ以收メニ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

ヤクニンドモヲ

遂滅過戈ヲンレカラズグニウカウガくシテウクニテハウチホロボシタヘヨトくギラクワンニテウチホロボシタ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

ワカノブナンーイマゴクニノイキホハニシハクワンクニヨリヨロキンミナラズ

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ヒトヘメミホドコスコトヲ施ドコセバ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鄫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鄫五鹿冉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吳者左陳人從之欲與楚者右陳人從之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也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之有是多矣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其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
怨也齊侯衛侯會于鄟侯救范氏也師及齊
衛孔圉鉏吳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
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
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
勤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
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其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

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公孫姑馳太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邾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辛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鄭子姚子般送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戰于戚陽虎以兵車二乘

施舆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

戰于鼎門鼎門内之南門也縣門也

龜焦夏四月甲午晉侯使卜偃卜立晉君吉遇大有之睽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主將其剥喪其元龜曰何謂也對曰尚猶可以筮筮猶可以龜龜猶可以謀謀猶可以故兆詢可也

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無罪君實圖之

罪綏綏以戮桐棺三寸

下卿之罰也

若其有

素車樸馬無入于

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授大子綏

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

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糜之

羽御趙

ミライクサメンテガナニヱ、ヒトリナハラカテアルゾトくヒッメタレバ

御對曰疮作而伏衛大子禱テンウレウグワイグワイガ、○セリデガラフイタサトミテ曰曾ソモノニガニギャクラルテアヒフセテオイタデアルトイヒ

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ヤコクワイグワイノワタクシガ○(丙)ニ

勝亂從ハヤキリト

蒯聵ソコデクワイグワイタ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カホヘキスノソカヌヤツニカゴタマフテ

佩玉オビテオイタくマナドハサくグタテマツリテ

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ナダガチニ

獲其蠭旗ソノテキヒトガホウキトイヒ、ヒトラフーシタトコロ

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シンヨシムラカラウノさクヒヤウナテウヲ

趙孟喜曰可矣アゝヨロコビホメテ

傅傻曰雖克鄭猶有ガラクフンウガシ

不敢自佚備持弓焉敢告無絶筋無ヲンデラヅキラレニナルユヱ

簡子中肩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ハヤクワイダタスカラフトスルコトヲ

鄭人擊簡子車中ニルマウチヘーグタレニ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ヒヨラフーシタトコロ

趙孟喜曰可矣

傅傻曰雖克鄭猶有

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勒討之カクナンニアテリルニヲ

知在チヤウボニテハナヽ

憂ソコデナ

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

稅焉趙氏得而獻之スヽヲ

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ヲンデカニシンヨシムラカラウノさクヒヤウナテウヲ

徒五百人宵ヨルヒトヲ

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ヲ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ヲ

死趙孟ス

弊嘔血ヲレヲ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ヲ

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ヲ

曰我兩靭將絶之吾能止之我御之

上也駕而乘材テハコタヒイボンノテガヌテアルト
キニサイシクカゴクニヒシコストイヘガゴ納聘而稍納
ロヤメラレクユヱノクヨリユルサズガラウ師師畢入衆知之
セツヨウラスモンテサイクニヘユキ
ノニカタガアルイニツキシラヌフリフシテヲラレタウ
チニトリマカレタレバ蔡遷于州來ニゴシュウライムラヘ

經二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
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
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
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ヲヱンソレウクヲイソガヲヲレ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
卯司鐸火ヒヤトエイシヲレダシヲソカサ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
者皆曰顧府ヨヲフイヲレトモマヲドヲザウ命周人南宮敬叔至
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ダサニハカシンゴキゴテヲウチヨーテ死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
濡帷幕鄣帳從之蒙葦ヌラニトバリヤマクラオシテヒラヲセホリシンナヲルヲヨ所不給有不用命則
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ヲヲニカラヲヲヲ

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則以告而立之女也莒人來媵之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殺士皐夷范氏也

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
月辛丑亳社災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八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如犨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
公孫姓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
左司馬眅爲一昔之期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秋戎以陰地司馬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於少習以聽命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將通
之外於繒關曰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致方城
呉將沿江入郢將奔命
及霍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戎以陰地司馬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於少習以聽命
士蔑曰請諸趙

孟趙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戸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故敢違之及范氏出公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諸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

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
侯救之鞅欲伐齊范氏中行氏曰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嬖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
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
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萊人埋二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鄭駟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諸群公子於萊秋齊景
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彼墜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六年春城邾瑕
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
茶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
秦富而侈擊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
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彼墜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六年春城邾瑕
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
茶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

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盡去諸大夫毎朝必驂乘焉所從固將謀子子早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

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宮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ヲ]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テ]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ト]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ヲ]三日而後還是歲也有[リ]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夫[ニ]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ニ]若禜之可移[ス]於令尹司馬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ヲ]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ソ]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リ]疾卜[テ]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ニ]望[ヲ]之有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ニ]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ヲ]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井]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ヲ]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ヘ]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ム]公子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テ]子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二子ガハカハシヨウソコモトヘゴソウマヘリタメシテカスキンシヘオグリタキモノユダイギナガラリタマレトコバミメシナレボカノモノヘギコトヲオソレテゴトヘミルナリデニコントダルワニカラノモシヲ。）出萊門而告之故（テイ　セイクニヘモトレ　トヨゴコトヲ　ヤウセイ　ガテライ）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コウシヤウセイズレ　ワガセイアトメラソダコトノナ　カシインハウマツカルトナラザルトハダシルベカラズ　リテアワガコノナハジヤウセイトショウトイソショニユダドウダウシテソレカラスグニユダヨドウシガテヒイタレトシラヌヤウニ）出萊門而告之故（テイ　セイクニヘモトレ　トヨゴコトヲ　ヤウセイ　ガテライ）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コウシヤウセイズレ　ワガセイアトメラソダコトノナ　カシインハウマツカルトナラザルトハダシルベカラズ　リテアワガコノナハジヤウセイトショウトイソショニユダドウダウシテソレカラスグニユダヨドウシガテヒイタレトシラヌヤウニ）日事未可（タラ　ルヲ）知反與壬（テ　ニ）也處戒之遂行（ソノヒレ　ソヤ　コウヤ　ウセイヲ　ソレヲ　ツイ　コウ）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ルヲ　ドモ）與饋者皆入。（ルヲ）冬十月丁卯（ヒノトウノヒレ）僖子（セイシチウニ　マヅヒトシラヌヤウニナレ）使子士之母養之（ヲメ　ハヲ）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ヒトウノヒレ）此（コノヨリアヒハグワシライタレドクオホセテモヤウナサレタコトゾ）誰之命也（ソヤ）陳子（タラウノチキシガハウボクガヒダリサヲ）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ヲ　ニオホセツケラソンノハウノシヤシンニソレカラ　レタリヤウボクヨリ）曰子之命也（ヒテ）鮑子（ヲ）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下）齒（ヲ）（センクシテイコウガヲサナゴノナハトヲカヒガレハナハダシキモハウボクガオテマヌガオホセツケナリト）曰（ヒテ）女（チチキシタノハウハ）何以（ヲ）而背之也（ルト）（コレホドゴテウアイスレラタイマンレヘメムキテホカ）悼公稽首曰（メ）吾子（ハタウコウカチヘアタマヲツケテハウボクノコモトガ）



奉義而行者也（シ）若我可（ヲ）（オスノモシマタヤウセイノワシガマモレキミヘリテチウギアル亦トリオコナフシアハセデクサヲフヲ立）不必亡（ハ）（ミニツトリウ）一太夫（ヲ）若（ワシヲタテモナラハ）我不可（ヲ）不必亡（ハ）（ミニツトリウ）一公子義則進否（ヲ）則退敢（テ）不（ラン）唯（コヲウハタカヒノシテハオシテ）子是從廢興無以（ヲ）亂（ヲ）則（ハ）所（ヒトリコウシンヒトリウシナハバワシラヒカフ）願也（セイ）鮑子（ヲ）（カラウノハウボクガソコトノギリニセマリテシユシヌタテルトイヒカヲテ）曰（ヒテ）誰（カ）（ワガセイダニナキンバナヌキハ）（ヨウセウナキミデハイラヌレヘ）（ヲウコウハラヲ）（ヒトリコトヲタツヌルニハ）（ヒテ）（ヲ）（ヲ）（ヲ

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曰君大訪於陳子毛曰君小使毛遷孺子於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牧舟淳

經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

于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子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子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

太宰嚭曰國君道長（ナイマテカノショダイニャウガヤスジヲ ラヌトキデクぐヲアルキカレテダウチ）而太夫不出（テ）門（ヲ）此何（ノカラウヒハ）禮（ナくリ）也（ヤ）對（テ）曰（ヲウガ）豈以爲（ゾくノソケハヲモヒマヒフ）禮（イ）畏（ヲ）大國（ヲ）也（テ）大國（ノ）不以（下）禮（イ）命（セ）於諸侯（ニ）苟（ミヨダイミヤウヘオホセヒ）不以（セ）禮（イ）豈（ニ）可（ラ）量（ル）也（ヤ）寡君既共（ニ）命焉（ノ）老（ソ）豈敢（ヘ）棄（其）國（ノ）大（夫）伯（ギ）端委（ノ）以（ヲ）治（ノ）周禮（ヲ）仲雍（ノ）嗣之（ヲ）斷髮文身（ニ）贏（ノ）以爲（ス）飾（ト）豈禮（ヲ）也（ヤ）哉有由然（ル）也（ヤ）以（ヲ）呉爲（ス）無能爲（ノ）也（ヤ）

季康子欲伐邾（ヲ）乃饗（ノ）大夫（ヲ）以謀（ル）之（ヲ）子服景伯（ノ）曰（ク）小所以事大（ニ）信（ノ）也（ヤ）大所以保小（ニ）仁（ノ）也（ヤ）背大國（ニ）不信（ヲ）伐小國（ヲ）不仁（ヲ）民保（ヲ）於城（ニ）城保（ヲ）於德（ニ）失一（ノ）德者（ヲ）危將焉（ニ）



保（ト）孟孫曰（ク）一（ノ）子（ヲ）以爲（ス）何如（ノ）惡（ト）賢（ヲ）而逆（ヘ）之（ヲ）對（テ）曰（ク）

禹合諸侯（ヲ）於塗山（ニ）執玉帛（ヲ）者萬國（ヲ）今其存者無數（シ）十焉（ノ）唯大不（ヲ）字（シ）小（ヲ）小不（ヲ）事（ヘ）大（ニ）也（ヤ）知必危（ヲ）

故不言（ハ）魯（ノ）德如（ニ）邾（ノ）而以（テ）衆加之（ヲ）可乎（ト）不樂（シ）而出（ヘ）何（ノ）

內豈不足（ラ）成子以（テ）茅（ヲ）叛（ク）猶聞鐘聲（チユキミデハヨウジモセズヤリイウトオンガク）大夫（ノ）門（ヲ）

諫不聽（ヘ）秋伐邾（ヲ）及范門（ニ）猶（ヲ）

柝聞（ヲ）於邾（ノ）呉一千里（ヲ）不三月（ニ）不至（ヲ）何及（ヲ）於我（ニ）且國（ノ）

公宮（ニ）衆師晝掠邾衆（ヲ）保于繹（ニ）師宵掠以邾（ヲ）

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故有繹
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鄫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宋
人圍曹鄭桓子思曰
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
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且而求之
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
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
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邑

經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于京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癸亥葬我君桓公
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
不行曰師待之公聞之怒命遂滅曹執曹伯以
歸殺之於是宋人歸讙及闡
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
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
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命奔命
馬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
子率師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對曰魯雖無與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侯將
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末可以得志也諸侯之
救之是四讎也夫魯晉之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
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

何故使吾水滋及呉師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濵臺子羽之父好馬
求焉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
銀獻於王王曰此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
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國人懼子期將擊之王曰不可彼以我爲食我以彼爲飽我
饑而疲之三舍而待之必獲其志乃出擊之吳師至拘者道之
以呉師來賂之而至又何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師克而進舍於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
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同車必使能次於泗上微
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國人懼子期將擊之王曰不可彼以我爲食我以彼爲飽我
饑而疲之三舍而待之必獲其志乃出擊之吳師至拘者道之
以呉師來賂之而至又何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師克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
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同車必使能
（ホドヅクトビコエサスルコレハユウキノアルヲダメヲタノ）
辛三百人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呉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呉子聞之一夕三遷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
析骸而爨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我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
盟是棄國也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
子服何於呉呉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呉人盟而
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

以其妹妻之。公即位而通焉。
季魴侯通焉(カラアキオウシテヲオヒギカウシテモ)
(タウコウヲセイクニヘモドレキラクサシアテカラムカニヒトヲハカサレタ)
(ニシテヲ)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故ニ)齊侯怒。夏五月。齊
(キカウシハモタウコウヲマガ)(井デタヲ)(ナシニ)(ヲ)(ル)(ヘヤテヤラレヌヘ)(ニウチアテ)(ト)
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
(ハウボクヒキヒキヰテセメ)(ニ)(ヲ)(ヲ)(ニ)(ヲ)(ニ)(ヲ)(ニ)(ヲ)(ニ)(ヲ)
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
(ジユシノトイチミノモ)(ヲ)(ヲ)(ヲ)(ヲ)(ヲ)(ヲ)(ヲ)
(セイコウガ)(ヘス)
(ヲ)
(ヲ)
(ヲ

君鄭武子勝之襲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闔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毎日遷舍
壘合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者無死以郟張輿鄭羅歸夏楚人伐陳陳卽呉故
也宋公伐鄭秋呉城邢溝通江淮晉趙鞅卜
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
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火勝水子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
名也子水位也火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
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
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
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
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
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經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北宮括帥師侵齊○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于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郚○齊人弒悼公○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經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

帝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一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齊師背城而戰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一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罪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曰然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邾庶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就用命焉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次于雩門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者而泣曰事亮政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於我乎不狃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郎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叔務人見保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有甚於此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誡對曰懼先行

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鼙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高子衰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鼙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高子衰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王賜之甲劒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
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
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寘之新篋
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衷何以使下國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
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
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
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
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
可材也吳其亡乎二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ニンレバギヤートカケルハデングダウリデスエツクニガブクニヘシタガヒキタリヤガゴノクテハゼノクニヘカケタモヤウアンチバシルトイフモナリ）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孌子朝出妻之。（ジブンガスキニシタオンナヲリエフランタシテウムスメヲ）疾使侍人（ヘイヒトツマヘ）誘其初（ソノハジメ）妻之（ジブンノムスメヲ）疾使侍人（ヘイヒトツマヘ）誘其初（ソノハジメ）妻之（ジブンノムスメヲ）出其妻而妻之。（ソノツマヲデシテソノツマヲメトル）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ミダラ）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賜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ノコシテ）使室孔姑。（クシツノオバヲメトル）疾臣向魋納美珠（ビジユ）焉。（ソノツマヲ）

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郤。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ソノツマヲ）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慶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

尼曰丘不識也三發而後知之何待」子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聞之「以」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子卒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傳

夏五月甲辰孟孫卒

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

會衛侯宋皇瑗于鄟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

傳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孟孫卒

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

也已若猶可改也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行人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子羽曰無乃辱君君不如止也子之瘠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大宰嚭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衆或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覇乎大宰

諂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之固矣冬十二月鄭伯如晉始朝也且請伐宋以報其入滎澤也晉人弗許鄭伯由是不悅諸侯仲尼仲尼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子產有言曰民之多僻辟其何以治之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宋鄭之間必有大咎其將火作頃丘玉暢品戈銅鞮伯華聞之以告曰必有是災宋衛陳鄭將同日火作大咎也其以瑞火乎古之火正或食其官或天其物故紀之以知存亡也陳將大火而卜聘於周史史曰是謂大火陶唐氏之火也相土因之以服商商人因之以遷於殷主辰而出天下以時大辰伏而後嬉者畢矣季孫問於申須曰吾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矣今蟄而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宋鄭之間必有火災其信乎申須曰梓慎之言於是乎有之其分野之星也吾儕小人於是乎觀天道故曰在人梓慎曰今茲宋衛陳鄭皆有大咎然陳猶可以救也宋衛鄭其甚焉宋衛於商為兄弟鄭出於宋陳又衛姻也救災患恤禍亂禮也君其許之公曰善哉人之有口猶天之有時口以成信君其若何公乃與之成十二年春宋公使華定來聘且言華氏之亂公使公子地戍宋以討華氏夏許男如晉朝且聽命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月鄭伯如晉朝且聽命也陳侯為其子佗娶於鄭公孫黑肱有寵將以為嗣而殺五大夫五大夫愬諸陳侯陳侯使公孫黑肱以蔡侯入殺佗而代之蔡侯歸獻舞金公孫黑肱以蔡叛楚公子申公子儀帥師伐陳入其外門及冉氏而還陳侯逃于墓中使公孫寧儀行父逆而復之遂殺公孫黑肱十二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臧曰宋公其不免乎有大功而賞小罪以逃歸遂使向魋救其師鄭子臧曰宋公其不免乎有大功而賞小罪以逃歸遂使向魋取之以六邑為盧夏公會晉侯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侯逃于墓中使公孫寧儀行父逆而復之遂殺公孫黑肱十二年春宋

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謵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先伐之彌庸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謵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守邱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丁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十一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繶兮。余無所繫之。對曰。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 春秋左氏傳卷三十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 哀公

### 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タリ○ヲコレハコウウシゼツニシテアノトマリナリコノキロノクニハシノハウニアナリシカタチ參カニテヲハウシゴトクヒタヒハオカミゴトクヒツメハウマニクタリゴキノケイロデハラニタハヤイロナリソノタケイチヾヤウニシヤクホドアリテンチヨウニヨルトイヘドモマヘアシハニホウヲウシロアシハヒツジノゴトシテヒヅメハウマノゴトシテヒトツナリ」ヒトツナリトハヒヅメノワレサルヲイフナリ」ヒトツナリトハヒヅメノワレサルヲイフナリ」ヒトツナリトハヒヅメノワレサルヲイフ

一月庚申朝日有食之陳宣公卒穆公立
曹伯襄以叛井伯于是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
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穿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及冬孟獻子同盟于
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于大辰
饑

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以賜虞人而
然後取之

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
敢問故子路辭季康子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
憚之在魯也閽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
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
弗聽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
陳逆殺人逢之

遂執以入（ホンケデアルナリ）陳氏方睦使（睦ハ誤リ）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焉ハ鄭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逃ハ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己ハ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僂ハ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之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我遠於陳氏矣

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遷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在幄出逆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猶怒將出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子行抽劍曰何所無君子行所不殺

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闡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彭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二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公曰不可薄宗邑也魋先謀公請以辜易薄乃益辜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皇野曰余長魋也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今將禍余請即救之請以君命召之公知之告曰迹人來告曰

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魏未來得左師其與之乎對曰臣若何君憚告子乃言曰田若何君憚告子乃言曰私焉公欲速故以來車逆子公曰所難子者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曰君與之言曰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魏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公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魏遂入于曹曹伐之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子頎曰不能事君而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魏遂入于曹曹取質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之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辭以魯衛之閒爲請乃反復致其邑焉而後入之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申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

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孺子怒鞭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遣于門是我寡君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遣于門是我寡君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

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巂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貳乎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巂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呉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成子曰以其兵甲入于蘧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犬子在戚孔姬使之馬犬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

爲請於伯姬。伯姬辭以婦人夜出閨門。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辟其難。子羔曰。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莊公害。

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告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
己丑孔丘卒

傳 十六年春瞞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
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
聞之先王之制大子之孝者莫不求備於養
有闕則補過則革居喪有憂容內寵有衰
妾侍有隙則復年鈞德鈞則以嘉命舍適
立長古之制也大子得罪於君將逃於天
下誰敢納之若君命大子以時入嗣社稷
先王其誰不欲天不可逆人不可去君其
圖之肸將復命
衛侯輒來奔二月衛
己丑孔丘卒

傳 十六年春瞞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
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
聞之先王之制大子之孝者莫不求備於養
有闕則補過則革居喪有憂容內寵有衰
妾侍有隙則復年鈞德鈞則以嘉命舍適
立長古之制也大子得罪於君將逃於天
下誰敢納之若君命大子以時入嗣社稷
先王其誰不欲天不可逆人不可去君其
圖之肸將復命
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
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煢煢在疚鳴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予讒
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則共給
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

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公爲反祏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明無不勝必使先射三發皆遠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子曰勝在呉子西欲召之葉公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信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子西曰楚未節召之使處呉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

也。アガソクニデセイジモミダレデホドヨキサダマリモナケレバ テイフウツコト不ハダスコシハヤカラフトナリ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

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人在此。ソクカラウシセイヲテイヒトヘアテクニヨウクヒヒガオスルヲデイヒトハデイマデコクオヨバメヨトコロニアルコトハバ 雠不遠矣。カラ

厲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

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タトヘバタイランノヤウナモノデ 余翼而長

之。ヤウサセタトナバハナヲウラミニオモ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セイガイフタコ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

聞之曰。ソクニハヤクモイノウシテタバセルヤ。

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

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ユヒヤウヲタヤスクヲラレルモノデハゴザラヌト

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

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

言以求媚者去之。呉人伐慎白公敗之。

請以戰備獻。セヒト レウヲルニ許之。遂作。

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弃舊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

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
將何以守矣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
神可以得祥且有衆矣何患弗從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子閭不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
若安靖楚國臣正王室而後庶焉啓之願也敢不
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
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君是絶民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君是望歲
焉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
亦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
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
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人以攻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
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
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
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王孫燕奔頹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
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衛侯占夢聲
人求酒於犬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乃逐犬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
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
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
五人與豭從己飲酒劫八而強盟之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二死曰請二之後有罪
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

コレヲレウシツガリヤウフイオホフミダシノミヰオトサフトタクミナリ良夫乘衰甸兩牡カラウコシリヤウフガシニナスレトガザリテナヲシニヒキノウスリキダヤウテハヲナイクシジヨウコトデシキウヲイッテイイッテニヨリイチリヤウクルマダスユエテイヘベヂリヤウコトニナルナリ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カヘヲ劒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ニリヤウスウデアッヒツシラクゾイテアッタリタヲニアベカラコモヲタノバマギノウヒノミシガキミノスハラヲイウキイウキモンカハコロモヲカヘヲニアベカラコモヲタノバマギノウヒノミシガロモヲヲニテイニクトコロハイタリヲタイケシテヨシダヲタハコレクセゼニテケイノタリナリ之以三罪而殺之』二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ノヲイトガフノスサガヅウイヨリヲヲニサガヅウイヨリヲヲニ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ミノヲヲニエツワウコヒダリヲヲニエツワウコヒダリヲヲニコウツツヲシテヨルハウウナヒグリコリスクメルアリミギヨリスクメルアリテタイコヲウチナラシドヤグ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二軍潛涉當吳中軍ススムクヲヲニヒツリヲヲニサンガンニヲヲニエツワウコヒツリヲヲニチウグンニ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ノヘハヲヲニイガヲヲニヨスヲヲニヘハヲヲニ之在晉也志父爲主ニホンワタクシニアルトイフノヲヲニサウコウガタノヲヲニ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ヲヲニアラモヲヲニワガシユクンヲヲニナリトモワタクシニハヲヲニサシヲヲニトノヲヲニ以難大子又使豭之ヲヲニスヲヲニアシサマニシンノクニヘルノタノグデアルヲヲニ夏六月趙鞅ニンニカラウノウ



ハチテウカンシガ圍衛齊國觀陳瓘救ヒヲヲニ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カイウコクヨリヲヲニセイヒトガシンジンセイヲヒキダシタヲヲニ使服而見之テヲヲニメテヲヲニマツリヲヲ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ヲヲニトノミヲヲニワガセイケンカラウトヲヲニシカヲヲニツカヒヲヲニ瓘曰無辟死ヒトアシヲヲニクワンシンワタクシヲヲニモヨケヒヲヲニシニクコトヲヲニ晉師豈敢廢命ヲヲニグンゼイヲヲニナニシニオシテホウリステヤウツラヲヲニコクショガヲヲニクワンマヲヲニウシンツラヲヲニ子又何辱ヲヲニデウアウハソコモヲヲニトヨリオイデニオヨバヌトテモコノハウリンイリテヒトカヅセンツカマツラフト簡子シンカラウカシニナハテウアウガヒトヲヲニヲオソレテ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カイウヲヲニイダサンヲヲニ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ミテヲヲニクンニトシンヲヲニ而侵楚楚既寧ススムヲヲニソコデモドラルコトヲヲニセリヲヲニソウチニンクニモトクニ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ヤヲヲニソクヨリモトテカンニヲヲニカリトニヲヲニアダムヲヲニノイヲヲニヲヲニ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カラウノイウレイサキヨトサシラウクワンニヲヲニバウンノキノアタリヲヲニ伐陳其可使也コノタイシコクトセフコウシヨリヲヲニタリガチンチリヨクオボエラレタユエコンビタイヤウトシテヨロシカラフト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馬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カラウノシカウヲヲニキツヲヲニクワンテイホハンヲヲニガシヤキクワンテヤムクワンテイノホウヲヲニクワンテイヤサレタモノヲヲニイブンノセンガクワンテイノホウヲヲニ

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
俘也文王以楚文王以下皆同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
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
子高曰天命不諂子高楚大夫申公巫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盍舍焉臣聞之君子曰善人天賞之淫人天罰之武城尹吉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使尹吉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
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救陳子良
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
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曰
而使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生之瓜
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
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
衛侯卜其繇曰如魚竄尾衡流而
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蹇竇乃自後踰冬
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
叔向有言曰姑亂滅國者無後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

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野入般師出初公孫般師
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入般師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公
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
折股戎州人殺之公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子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髦既入焉而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



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
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誰也宋皇瑗之子櫐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鄫般邑以與之鄫般恤而行
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

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麾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麾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麾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官占唯能蔽志詩曰惠王知志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傳十九年春越入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代東夷三十夷男女及

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傳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
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
忌不可。敗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冬、請平越。
圍吳。趙孟降于喪食。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
喪親昵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
曰。棠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
及吳。子胥之所能及也。使陪臣
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
及也。吾是以爲降。
主知之。若何。趙孟
先適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
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
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
其不共。黃池之役。今君之先
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
楚隆曰。若使吳
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
君親討焉。諸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
無恤使陪臣敢展謝
以得承齊盟。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
敢展布之。王拜稽首。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
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
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
「之」吾將有「問」也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
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
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
「歌」使我高「蹈」
史黶何以得「爲」君子
黶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王曰宜哉
穀齊閭丘息
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僕人之未久請除
館於舟道辭曰敢勤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冬十一
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唯其儒書以爲一國憂是行也公先
至「于」陽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卿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藁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陣焉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也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進曰君卑政畧來章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

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徵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餘臧石牛犬。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君之在牢。禮不廢。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恵娶於商。皆卜之龜。卜之曰。某氏實生某。某氏實生某。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

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譲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奪南氏邑。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郛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犬叔疾之從孫甥也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犬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樂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彌曰衛盜不可知也速從之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人公爲支離之辛因祝史揮以侵衛人白我始乃載寶以歸

病之懿子見之曰無罪懿子知之請逐揮文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六月公至自越請師[夫]越逐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五日乃館諸外里揮出信弗內使如越請師越有寵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多矣惡言多矣

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飲酒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與大夫始有惡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臣[又]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季孫曰請飲酒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衛侯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堀猪師定子之墓焚之于

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
ヘイサウノウヘニブンシヲシテワウソンセイヲ
將大滅衛乎抑納君
ショウタイメツエイヲカヨクノウクン
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
ノミヤカウジヨヨクワヲイハククワクンノ
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
メイムタノウエイクンヲノミブンシ
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
イバンイヲツクコクコクキボウスシヤウ
納之衆曰勿納曰寡君
ノウシシウイハクブツノウワクンクン
猶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
ユウネンボウジイアエキシヤウジホクモン
入出衆曰勿出重賂
ニフシユツシウワクブツシユツチヨウロ
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エツジンシンカイシユヒテノウ
公。公不敢入師還
コウコウフカンニフシクワン
立悼公以城鉏與越人
リタウコウイジヤウソエツジン
公曰期則爲此命苟有
コウワクキソクイシメイコウイウ
怨於夫人者報之。司
エンヲフジンシヘウハウシ
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
トキヘイヲエツコウコウシテウバヒ
之幣。期告王。王
シヘイキコクワウワウ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
チクシヨコウキウイリエンヲ
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
シクワンクワンイウウシクワンクワンヒガイ
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
タイシバクワンイクワンシトレイフ
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
クワンイサシクワンガクハツイシジヤウ
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
ガクシユソイタイシコウクワンリクケイサン
族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
ゾクインタイインイタツタイインジヤウフ
告而以其欲稱君命。
コクジキヨクセウクンメイ
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
イレイコクジンヲシシジヤウヨク
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キヨタイインサシクワンイハクジウシシ
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
エイキザイチヨウジムキノウムヘイ
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コトウジフグワツコウイウヘイクウタク
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
シンシソツヲレンチウタイインコウ
奉公
ホウコウ

自穽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薨有疾病請一二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木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烏鳥

首而寢於盧門之外。亡爲

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載書六子在。使祝爲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曰。無別。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公則甚焉。我伐公則

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成公三年秋晉侯使士魴
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
共政無相
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
子鞫且曰吾其入
乎子鞫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
孫於陳寧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
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
而君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
之卿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
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

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
子病之言
及子鞫曰
子使后庸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
夫
康
文子曰他日請念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夏四月己亥季
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
鄭駟弘請救于齊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
三日朝
設乘車兩馬
繫五邑焉召
顏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ニ□ロアイコウニ□ニアムラノカツセンノ
未女恤也今君命以是邑也而服車ニ
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
知ムラグレイラトクガグンセイノ
之宇下是以告急ニ
製杖戈ヲ
之知伯聞之ヲ
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
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ニ
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
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
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
曰吾乃今知所以亡也君子之謀也始衷終
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
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

公之妾也故君臣多聞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
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
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告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鄹黶壘賂
之以知政知伯曰必入之對曰天將以魯賜晉
主在此入之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
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喪之

春秋左氏傳卷三十終

門人 仙臺 齊藤良載
二本松 熊谷良意 同校
舘岡 相澤良節

四治之家自宜究
文集并書好
三浦源助藏版